



古代的「五虎大上将」

王昊军

古代的“五虎上将”最初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汉末三国时期,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,他们分别是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黄忠、赵云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,把这五个人并列合为一传,陈寿评价这五个人说:“关羽、张飞皆称万人之敌,为世虎臣。羽报效曹公,飞义释严颜,并有国士之风。然羽刚而自矜,飞暴而无谋,以短取败,理数之常也。马超阻戎负勇,以覆其族,惜哉!能因穷致泰,不犹愈乎!黄忠、赵云强挚壮猛,并作爪牙,其灌、腾之徒欤?”但是,陈寿并未提出“五虎上将”的说法。不过,这却应该是“五虎上将”这种说法的最早雏形。后来,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,罗贯中在写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,把这五个人被塑造成了所谓的“五虎上将”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三回“玄德进位汉中王”中说,刘备在四川称王之后,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和黄忠为“五虎上将”,简称“五虎将”,于是“五虎上将”开始在民间以艺术的形式广为流传,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“五虎上将”中五个人的人物先后排列顺序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改变。

牛旭斌

擦肩而过前,就绽放出最热烈的笑容,远远地迎接来客。所有的花都有备而开,不给观赏的人败兴的不适。当我穿梭于公园走廊时,树冠遮盖严实的林荫里,找不到根源的芳香一路弥漫,我看到园林师们精心修剪的花草,紫色的,红色的,蓝色的,形成一汪汪花海,葡萄的草坡,直立的乔木,拱垂的灌木,攀绕的藤木,旺盛的生机一样醉人。我假若能长久地去寻觅,肯定连梦都会一夜芳香。我若能回到上学时,就可以用植物鉴定学的方法,一棵棵树去探秘,再对照拉丁植物图谱去辨清这些奇木异卉,这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,又是对繁华大都市所拥有的奥妙自然发自内心的敬重。

沉醉在春风醒绿的园里,公园上方的天空,每隔十多分钟,就飞过一架飞机。我想:在这座拥有千万移民的城市,大地和海边,谁还会驾板艇去打鱼捞虾,沿海的绿道是欢乐的海洋,霓虹的夜晚有狂欢的海岸。奔走于天空的人们,一定是繁忙的人们在奔赴,追梦的人们在抵达,还有还乡的人们又回来。他们是候鸟,埋头历练起飞的翅膀,蓄积远翔的力量,他们是萍水相逢的创业者,因为梦想而潜伏在一个个写字楼里,紧紧依靠,摩拳擦掌,破茧重生。

形色匆匆的都市呀,是大得有些迷茫,擦肩接踵的人潮呀,是转身就到陌生,还有孤独与相逢,泪水与欢笑,冷漠与温暖,在奔跑不停的地铁上,开往不同方向的车,拥挤得被无数超载的梦想给填满,我扎根在这里的同学朋友,他们感恩深圳的包容,喜欢比海辽阔的职场。在这个奋斗者的“梦工厂”,这个梦比人口还要稠密熙攘的深圳,绽放的是一座生态花园铸就的绿城,等待的是一桩桩,又将盛大开场的故事。易中天说:“历史选择了邓小平,邓小平选择了深圳”。直到今天,走过小平画像前,不断有纷纷的人群在献花、合影、留念。城市的生长是楼盘的生长,从国贸到地王再到现在的平安大厦,一个城市对未来的多少梦想,能解放开放多少,就能在未来创造多少,就有多远无限量的前途。

好运气需要努力,站稳脚跟靠的是自己。我是一名过客,怀着景仰的心情,从地上走过50公里的深南大道,从地下走过罗湖到宝安1号线,一路喜出望外喜欢上香蜜湖,喜欢南山,难忘蛇口街道、桃源街道和粤海街道,但又未必真懂深圳,所幸我确实看见,一座城市构筑梦想的胆识与远见,梦有多大,香蜜湖就有多大,有多少经济总量,都不如给老百姓绿蓝美的环境,我似乎体会到深圳从速度向质量、从经济向生态转型蜕变的所有生动,又清清楚楚地看见,春天的南风里,让中国走向世界时华丽打开的那扇窗。

此后,我从香蜜湖身边经过,离开,想念,再回首看置身其中的人,是有缘的人,奋斗的人,开怀的人,他们在香蜜湖。

南风香蜜



城市坐拥在花树的葱郁馨香里,街道掩映在茂盛的繁木花海里,春潮涌动着珠江口,拍打着深圳湾,澎湃着大鹏湾,这是深圳,是祖国值得骄傲的深圳,是代表开放符号的深圳。

这是40年的改革浪潮里,大江南北的人们做梦争相奔涌,八九十年代里五湖四海的人们涌潮下海经商,全中国一代代年轻人无不向往追梦的地方。

在干净得不带尘土的街面上,乌油油的沥青马路总是像被清洗过,让我这个来自土沙弥漫大西北的人,脚步都不敢往实里踩,生怕脚弄脏了洁净的马路。想起15年前第一次到深圳,火车站下来,也感觉有把梦放到地上的感觉,那时的不知天高地厚,觉得梦在哪片水土上都有奇迹,但终究勇气不足,而偷偷收起草根的行囊,在一片闪烁的灯火辉煌中落荒而逃。逃离的起点,也可以说是预示我人生另一种可能的终点,就是罗湖。

社会和人们,常常用惯性思维来认知城市,提及城市,就必然认为是钢筋水泥的组合。15年之后,我又一次走进深圳,重新触摸只要听到“深圳”这两个字眼,就会无比激越而充满激情的心跳,饱览海天一色的城市里,迷人的,开放的,属于每个人都能进入、拥有和享受的公园。

重回深圳的发现,给我更多是欣喜和新鲜。楼盘耸立的新,前海开发的新,碧树葱茏的新。

甘愿将新新鲜鲜的风景和明媚明媚的风光,一览无余而又毫无保留地赠送给我观赏的,是一位位于福田区中央的大公园——香蜜湖,据说有4500多亩地之大。放眼望去,满园的树,密密麻麻的树,向远远近近的楼宇覆盖和铺压过去的树,清静而郁郁葱葱,令人心旷神怡,神清气爽,豁然敞亮。查阅香蜜湖的历史,这是城市建设之产物,是造梦行动的成果。改革开放时最早最大最全的游乐设施,就建在这里,深港华南一带的大亨富商云集于此,而成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。

香,或许正是此时的花香,来日的果香;蜜,或许就是花蜜果蜜,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幸福和甜蜜;湖,一泓泓碧水如翡翠,一湾湾清流归大海。这是一个由来深久的名字,一个名字令人陶醉醉醉的公园,步入林荫探寻和拾上步道眺望,总有不事张扬而大气磅礴的美,是城市掩藏不住的,是楼群遮挡不了的,是马路阻隔不开的。谁走近,都有收获,匆匆路过或是慢慢踱步,花木透出的露水朝气、馥郁香气、鲜嫩芳气,都会迷恋你,留住你,不由地放慢脚步。注目这园中路头的树,也许正当春天,它们以毫不屈服的姿态,一枝参过一枝地生长,就连一片片叶子的绿意,也绿得绿得出色、绿得喜人、绿得压住群芳,怎能不让人流连,让人沉迷,让人赴约?

我似乎发现,任何一种生命,在这里

都不甘于平凡而生。

摩天大楼一幢比一幢高,市井道路一条比一条宽,人们的脚步一个比一个匆忙,但深圳保留有一些诗一般的存在,那是宝安县的乡愁,是渔村村的乡愁,如竹子林,桃园,白石洲,坪洲,仅这些名字,就能够慰藉曾经以海为生建设家园的深粤人民,能够承载大千世界里那些匆忙的人潮汹涌。

我感到叹服,感到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确凿和坚实感到科学发展、绿色发展为城市的造福与红利。在海天云霄的楼群中间,难得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地方,像一座农林庄园,又一个后花园,更像一个消解市井坚硬与孤独的休闲港湾、净心圣地,就连园内外的通道,也是被四周的莲花西路、荔荔路、农园路、农林路、香梅路包围,这些路让人联想到无边无际的田园,有花草树木,有虫鸟兽鱼,有桃荔梅桔,什么时候入园来,都是红树蓬勃,绿林成山,荔枝、龙眼、青梅醇熟甜香。也许匠心规划的前辈们,并没有料想更远的30多年后,香蜜湖俨然成为文化地标的植物大观园,静卧在四起的楼群中央,所有的树木向天自由生长,细看,团团簇簇,如伞如盖,远眺,层层叠叠,如波如涛。站在凌空架起的公园步道上,繁茂的树冠紧挨着树冠,让满园里起伏着叶片掀起的碧波,正是生命新发的油绿与葳蕤,这里挺拔的棕榈树整齐整齐生长,庞大的荔枝树硕果累累压枝梢,四季的花花草草接连不断次第开放,稀有的安静和清幽,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静谧,足可以养人,养生,养心。

这是都市最矜足珍贵的罕见丛林,缘于人们对生态的敬畏与保护,据说这里是一个早年的农科所农场,这是市民的幸福,也是地方发展交还给民生的最无价的礼物。往公园深处去,树木和花草拥簇护着一片绿地与森林里的鸟语花香,回过头凝望,青山退居海岸线,大海面朝高楼群,人住在花园和海水漾动的涟漪间,日日与

自然比邻,这难道还不香不甜蜜吗?

伫立街头,有汽车发出水流一样的咆哮声,倚于码头,有进出港口的船鸣声,临窗俯瞰,有雨打玻璃幕墙的簌簌声,但没有机器的轰鸣,没有冒烟的高囱,没有嘈杂的喧嚷。除了春笋般鳞次栉比的高楼、大厦、CBD,一切似乎都已深藏而不露,除了运转不停活力无限的机场、地铁、马路和电梯,一切都似乎因为成熟而稳重下来,就是繁华无比的东门,也没有市声鼎沸的浮躁。

同样在深圳书城,我的周末在那里度过。我发现深圳是一片欢乐无穷的天地,华侨城、锦绣中华、中国民俗文化村、世界之窗、欢乐谷、欢乐海岸,一个个大型主题公园,都是深圳人绣给城市的一朵朵翡翠,叙写着拥挤的城市里,何以创造出宽广的公园和水域,在填海造田的过程中,留下生命之源,这是一种对生态公益和时尚商业精巧融合的完整呈现,一个欢乐海岸,构筑起了湿地内生物与深圳湾的生命通道,科学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、调节气候、降解污染物,充分彰显了深圳人超前的敬畏和保护自然意识,俨然成为一座看不够、游不累的自然学校。生活在南山的鸟语花香里,虽在市井,但比之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南山,文明的智慧造就的幸福指数又超过历史多少倍呢?

我忽然间如鱼一般得到聪慧的启示而明白:我来到的是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地方,我看见的是沿海的沃土开花结果的地方,大街上开着三角梅花、夹竹桃花、凌霄花,处处生长着冠盖繁茂的小叶榕、荔枝、桂圆和樟树,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南方特有的花木,呈现着鹏城的年轻与美丽,潮润与妖娆,随手抓一把空气,掌心都能捏出水珠,随意做一个深呼吸,海风掺拌的花香就沁人心脾。

一棵树花开得比人起得早。晨练者和游人们进公园的时候,荔枝、龙眼在昨夜的雨中就开完了花,三角梅在你与它

王逢原的烦恼

李百龙

近日读《宋家客厅》,学得一典故“王逢原的烦恼”。据《王直方诗话》载,北宋诗人王逢原因为厌恶络绎不绝的访客,曾大署其门曰:“纷纷间巷士,看我复何为?来即令我烦,去即我不思。”“王逢原的烦恼”几乎是每位成名的学人面对,并且是名声越盛,烦恼也就越大。

鲁迅对青年学者的关心是出了名的,却也带来了不少王逢原的烦恼。青年作家叶紫上门请鲁迅看稿,从来都不管鲁迅当时是否有时间、身体是否需要休息;有时还要求鲁迅为他的朋友写招牌;甚至要求鲁迅给政治读物《殖民地问题》写书评,鲁迅哭笑不得地说:“那可真像要我批评诸葛亮八卦阵一样,无从下笔。”鲁迅在1936年9月8日致叶紫的信中解释道:“我身体虚弱,而琐事多,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,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。一病之后,更加照顾不到,而因此又须解释。所以未写回信之故,自己真觉得有点苦痛。我现在特地声明,我的病的确不是装出来的,所以不但教我出外,令我算账,不能照办,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,也不写了。”此时距鲁迅逝世已不足一月。

王逢原的烦恼

李百龙

晚年居北京的钱钟书,每日都能收到各地的来信,有求推荐、作序、题词等等之类的,每日少则五六封,多则十余封,还要接待慕名而来的访客,苦恼不已。《宋家客厅》作者宋以即将复信喻为钱钟书晚年的头号烦恼。虽然对来信多置之不理,但仍有“不能谢、不宜谢、不忍谢者”,如“中有年老境困、其情可悯者,不得不稍效棉薄,并作复书”。钱钟书曾致友人,一日接待了一位流感患者来访,送走客人后,自己喷嚏交加,高烧到39度。真是“闭门家里坐,病从外国来”。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给他,表示非常喜欢他的文章,想登门拜访。钱先生听后,赶紧说道: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,又何必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”同样的话他也给后来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过,钱钟书拒绝了李肇星的来访,并劝告他“有时间去看书吧,不要来看我”。好友宋淇曾为钱钟书支一招,设计好信的模板,空出称呼,影印二份,日后来信可填写称呼再回复,省去很多功夫。钱钟书则言这种逐客书必召闹别扭,且流传成为话柄,甚至是把柄,因此拒绝了宋淇的



生活基本款

侯利旺

结婚前,我和妻子都很崇尚浪漫,妻子每次去逛街,都要在服装店逗留很久。我们结伴出去旅游,都要提前很多天做详尽的旅游攻略,越是小众的景点越想一起探幽。没买车前,很多时候常常是徒步和骑行,有一阵子转进了金陵城大街小巷。

我是文科出身,妻子是学理科的,我们还经常切磋文学,我写了一手韵律不全的相遇诗:“江南风景无限好,梅花枝头恰逢君。未曾相逢先一笑,初会便已许平生。”妻子很快就回我一首打油诗:“你感慨我们相见恨晚,我庆幸爱情终究梦圆。我说西天取经八十一难,你说平平淡淡真情难推。我说不敢承诺永远,怕孟婆捣乱。你说要守住这份缘,汤一口不咽……”。我们还一起去图书馆看书、去博物馆看展览,讨论最新的艺术流行款。我们憧憬着最浪漫的事儿,就是一起慢慢变老。

结婚后,儿子出生了,生活很快换成了另一款。我们买衣服不再追求花里胡哨,从领先潮流到紧跟大众。出去旅游的次数越来越少,偶尔出去也是带着孩子去游乐园之类的地方。好不容易买了房子,我们首先规划设计的是艺术书房成了泡影,迅速被儿子的活动室代替,里面堆积了奶瓶、玩具和衣服,曾经看到别人家房间被孩子搞得每天都乱糟糟,还常常不屑一顾,如今也沦为一样了。结婚前,出去吃饭都是找特色的小馆子,如今天天去买菜,与菜贩斤斤计较,家里的盆景早已没了踪影,遇到朋友请外出喝酒,实在推不掉的,也是应酬完匆匆赶回家,再也不敢久久在外逗留。浪漫岁月在身边纷纷笑笑,四散奔逃。

林清玄说:“真正的生活品质,是回到自我,有限的条件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”。日子过着过着似又恍然回到原地,妻子宽慰说这就是生活基本款,这才是生活的烟火气。我想也是,普通生活照样可以过得有情调。

生活基本款

侯利旺

结婚前,我和妻子都很崇尚浪漫,妻子每次去逛街,都要在服装店逗留很久。我们结伴出去旅游,都要提前很多天做详尽的旅游攻略,越是小众的景点越想一起探幽。没买车前,很多时候常常是徒步和骑行,有一阵子转进了金陵城大街小巷。

我是文科出身,妻子是学理科的,我们还经常切磋文学,我写了一手韵律不全的相遇诗:“江南风景无限好,梅花枝头恰逢君。未曾相逢先一笑,初会便已许平生。”妻子很快就回我一首打油诗:“你感慨我们相见恨晚,我庆幸爱情终究梦圆。我说西天取经八十一难,你说平平淡淡真情难推。我说不敢承诺永远,怕孟婆捣乱。你说要守住这份缘,汤一口不咽……”。我们还一起去图书馆看书、去博物馆看展览,讨论最新的艺术流行款。我们憧憬着最浪漫的事儿,就是一起慢慢变老。

生活基本款

侯利旺

结婚后,儿子出生了,生活很快换成了另一款。我们买衣服不再追求花里胡哨,从领先潮流到紧跟大众。出去旅游的次数越来越少,偶尔出去也是带着孩子去游乐园之类的地方。好不容易买了房子,我们首先规划设计的是艺术书房成了泡影,迅速被儿子的活动室代替,里面堆积了奶瓶、玩具和衣服,曾经看到别人家房间被孩子搞得每天都乱糟糟,还常常不屑一顾,如今也沦为一样了。结婚前,出去吃饭都是找特色的小馆子,如今天天去买菜,与菜贩斤斤计较,家里的盆景早已没了踪影,遇到朋友请外出喝酒,实在推不掉的,也是应酬完匆匆赶回家,再也不敢久久在外逗留。浪漫岁月在身边纷纷笑笑,四散奔逃。

林清玄说:“真正的生活品质,是回到自我,有限的条件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”。日子过着过着似又恍然回到原地,妻子宽慰说这就是生活基本款,这才是生活的烟火气。我想也是,普通生活照样可以过得有情调。

王逢原的烦恼

李百龙

宋学祖

这种方法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钱钟书先生生病住院为止。

路遥中篇小说《人生》发表后,打动了无数普通读者,兴起了阅读《人生》的热潮。路遥一下子成为热点人物,无数的信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,内容五花八门,除了对小说、文学的探讨、感想外,还有人把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秘的“导师”,向他请教“人应该怎样生活”。甚至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,规定路遥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,否则就要死给路遥看。与此同时,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,要和路遥讨论和“切磋”各种问题。电报电话接连不断,常常半夜三更把路遥从被窝里惊醒。路遥形容自己的生活完全乱了套,自己完全被淹没在舆论中。

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,如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接待访客和回复信函,那在读书、写作上的花费的时间就更少了。对于这种“王逢原的烦恼”,钱钟书先生看的很透彻,“虚名带来灾祸,如是如是!”

王逢原的烦恼

李百龙

晚年居北京的钱钟书,每日都能收到各地的来信,有求推荐、作序、题词等等之类的,每日少则五六封,多则十余封,还要接待慕名而来的访客,苦恼不已。《宋家客厅》作者宋以即将复信喻为钱钟书晚年的头号烦恼。虽然对来信多置之不理,但仍有“不能谢、不宜谢、不忍谢者”,如“中有年老境困、其情可悯者,不得不稍效棉薄,并作复书”。钱钟书曾致友人,一日接待了一位流感患者来访,送走客人后,自己喷嚏交加,高烧到39度。真是“闭门家里坐,病从外国来”。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给他,表示非常喜欢他的文章,想登门拜访。钱先生听后,赶紧说道: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,又何必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”同样的话他也给后来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过,钱钟书拒绝了李肇星的来访,并劝告他“有时间去看书吧,不要来看我”。好友宋淇曾为钱钟书支一招,设计好信的模板,空出称呼,影印二份,日后来信可填写称呼再回复,省去很多功夫。钱钟书则言这种逐客书必召闹别扭,且流传成为话柄,甚至是把柄,因此拒绝了宋淇的

